

28岁女子“遗体捐献”的背后

02·特稿

周日
读本

东南商报

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
编辑：王顺富 组版：车时超



三天前，28岁的汤春芳在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了字。身边的人都认为现在申请为时尚早，但这位湖北妹子心里明白，自己离真正实现捐献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了。她的病并非不治之症，可因为拖延太久，原本并不严重的肾结核出现了肾积液、膀胱萎缩等多种并发症。她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意外。

面对捐献遗体这个沉重的话题，汤春芳显得很平静。在过去不满30年的短暂人生里，她几乎尝遍了人情冷暖，吃尽苦头生下两个孩子，身染重疾时，丈夫又带着孩子离她而去……不过她说，最绝望的时候已经过去。

最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一群非亲非故的宁波叔叔阿姨伸出了援手，也让她看到了更大更精彩的世界。

汤春芳慢慢发现，自己原本有很多次机会改变命运，只是没有抓住。如今，对于热心人的帮助，她无以为报，只想通过这种方式，在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留下点什么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/文 记者 王鹏/摄

深山里的反思

横街镇乌岩村，四明山余脉的一个村庄。天刚亮，汤春芳就到屋外漫步，尽管她身上还插着导液管，拖着塑料袋，行动很不方便。

山村早晨的空气清新、湿润，夹杂着泥土味。来自湖北黄冈农村的她，对这种乡土气息并不陌生。

有时候她会想，如果时光回到10年前，18岁的她没有对同伴嘴里的繁华都市充满向往，蜗居在老家偏僻的农村，嫁人生子，会不会比现在幸福得多？

生活没有如果，在她老家农村，很多人初中没上完就外出打工了。她也一样，很早就辍学，学会了理发。在家长眼里，有门手艺，远比读书来得重要。

2004年，刚满17岁，她就怀揣着梦想想到了武汉。嫂子开了家美发店，她就在店里剪头发，每个月400元工资。这对从未出过农村的她来说已是一笔巨款，她很知足，每天感觉生活是那么快乐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名男子的到来，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此后10年，她固执地追随他的脚步，伤痕累累，心灵的创伤和身体的疾病，击碎了她所有的梦想，都市里已经没有了她的立锥之地。

不久前，宁波一位热心阿姨知道了她的遭遇后来看她，半是责备半是心疼：“你这个傻丫头，以前你有这个手艺，为什么不好好学呢？你看我家媳妇，平时做个头发，哪次不得花五六百元？那些发型师，跟你一样，是农村苦出身的孩子，一步步学出来的。学手艺和谈恋爱不矛盾的呀，你怎么谈个恋爱，把什么都丢了？”

汤春芳哑然。10年前的她从来不知道，剪头发也是可以剪出名堂来的。在嫂子小小的理发店里，她就像一只知足的井底之蛙。她很少和人沟通，只是偶尔看看电视，但总觉得荧屏上呈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和自己没什么关系。

直到有一天，那个年轻帅气，又有点酷酷的王某出现，点亮了她的眼睛，甚至她的整个世界。

年轻的代价

王某来自安徽，2004年在武汉建筑工地上粉刷外墙，常到汤春芳嫂子店里来剪头发。一来二去，没多久时间，两人就好上了。

直到今天，汤春芳才承认：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败。可惜，当时她太年轻，也太单纯，任何人的相劝都听不进去。

汤春芳的母亲陈云霞，一提起那段往事就抹眼泪。“我们当初都劝她，这人靠不住，可她不听啊！”

陈云霞一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们的想法简单，不要人有多帅，只要实在就行。再说，小伙子家里还很穷，以后靠什么生活。但汤春芳当时很固执，她觉得父母势利。“小伙子能吃苦，这是最紧要的，再说，人还长得很帅，有面子。”

年轻的她最终因为固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两人相识后的第二年，汤春芳就跟着王某到了余姚的一家工地上干活。不久，她怀孕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没挣到钱，她就吃方便面，到后来一闻到方便面的味道就要呕吐。2005年，女儿出生时，孩子全身都是水泡。

为省钱，临盆前王某带着她回到安徽。孩子是在家里生的，这在当地似乎很普遍，可她却出了问题，生产时得了血肿，尿排不出，腹部胀得像气球，双腿肿得像水桶。婆家人急了，叫了救护车送到县医院，放出两大盆的淤血，总算挽回一条命，母女平安。

自己当了妈后，汤春芳慢慢体会到为人母的不易。“我不该觉得父母势利，哪有父母不希望孩子好的，他们也只是怕我吃苦。”

如今母亲是唯一留在身边照顾自己的人，看着老人越来越多的白发，汤春芳的后悔与日俱增。

在帮助她的宁波阿姨那里，她懂得了一个词，叫做“失去自我”。她后悔，自己年纪轻轻就为了这样一个男人“失去自我”，放下一切跟着他，迁就他。

绝望的等待

添了孩子，生活更加窘迫。最潦倒的时候，她和王某靠捡卖矿泉水瓶维持生计。那时，她还不到19岁。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要忍受多少怪异的眼神和指点，但她挺过来了。她相信，经历过患难的夫妻，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。



杨存国（左一）看望汤春芳（中间）。

孩子有了，汤春芳才想起，他俩婚礼还没办过。王某却说，他们老家有风俗，生了儿子才结婚。

2008年，她又怀孕了，这次是个儿子。回婆家补办了简单的婚礼，两桌客人，就男方的亲戚，而她的家人，因反对这门婚事，没一人前去参加。

2009年，他们的生活水平开始好转，可王某不再是以前的王某，赌博，混场子，常常彻夜不归。让她无法忍受的是，他有了别的女人。

吵闹无济于事，劝说如同耳边风，他听烦了，索性家也不回了。

为了孩子，汤春芳选择了忍。丈夫偶尔回家一次，听说累了，她会整夜给他按摩，丈夫睡着了，她也不肯停下来。汤春芳以为，只要自己做个好妻子，丈夫就能回头，当面不敢指责，她总是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劝丈夫少打牌，甯睡。但丈夫依然不肯回头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甚至开始家暴。

她在忍耐和放弃的纠结中挣扎，而这一切，她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。在宁波，除了两个孩子和这个男人，她别无亲人。她很强，虽然后悔当初没听家人的劝告，但她觉得无颜给家里打电话，好多个夜晚，她拿起手机，拨好家里的电话，随即又挂掉，一个人一坐就是通宵，流干了眼泪。

绝望时，为什么不咬咬牙离开他重新开始？为什么总是心存幻想？为什么为了可怜的面子不向家人求助？离开了这个男人，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？汤春芳后来反思，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纠结中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。

去年，她卧病在床，丈夫带着儿女离她而去，她成了真正的举目无亲。母亲接

到电话赶到宁波，面黄肌瘦的女儿孤零零躺在医院里，打着吊针，插着导液管。昔日活泼可爱的女儿，短短几年时间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这几年时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拖出的重病

鄞州二院的主治医生说，早确诊早治疗的话，她那样的肾结核并不难治，可遗憾的是，太晚了，如今已出现多种并发症，还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，几乎所有的一线药物都没有效果。

早在2010年，汤春芳就出现不适症状：尿频尿急，腹部疼痛，疼起来还抽筋，每天要跑数十趟厕所。她本想去问医生，但丈夫成天在外，也没钱拿回来，她还得管着孩子，病情就这样一拖再拖。

汤春芳性格要强，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到宁波市区找工作，先在金光百货卖衣



吕农良帮汤春芳挑水。

打击接踵而至。就在她还躺在医院病床的时候，她收到了丈夫的离婚协议书和5万元补偿——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离她而去了。这个结局似乎让她解脱了，但她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两个孩子。

汤春芳很后悔，早知道病会越来越严重，当初就算借钱也要去看病。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，不管丈夫怎么对你，自己要懂得珍惜自己，善待自己。这是汤春芳后来总结的教训，可惜，领悟得太晚了。

久违的温情

汤春芳如今住在横街乌岩村。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挣钱了，留下来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偌大的村庄只有90多人，空出来很多农房。

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空气好，又安静，适合养病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每个月的房租100元。虽然房子简陋，但对于急需钱看病的汤春芳来说，省钱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两个月前，汤春芳从当时租住的鄞州集士港镇湖山人家小区，搬到了这家农舍。房子是住在湖山小区时的邻居杨存国夫妇帮忙找到的，房东吕农良帮她从村民手里租过来。两层楼结构，汤春芳和她的母亲就住在一楼。

得知她的遭遇，这些善良的老邻居除了帮她解决住宿外，还开始发动身边的朋友向她伸出了援手。

杨存国夫妇的女儿已长大成人，两人退休后颐养天年。老杨的老伴张阿姨记得，楼下一个男孩，经常一个人在小区玩耍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有一次问他，咋没大人陪着？孩子说，妈妈病了，在医院。

几天后，汤春芳出院回来，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，张阿姨恰巧碰上，帮忙扶上楼。

“你病了为啥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汤春芳至今还记得这句话。“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怎么说好呢？”当时她很吃惊，只好嘴上说，“没啥事，小病。”

几天后，张阿姨邀请她到家里坐坐，临走时塞给她3000元钱，要她好好去看医生。

“我当时简直蒙了。”汤春芳说，这些年，她真的不知道被人关心的滋味。出门时，她悄悄地将这些钱原封不动地放到了沙发角落，她实在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这份好意。几分钟后，张阿姨来敲门了，“这是给你看病的，你别介意。你还那么年轻，路还长着呢。”

母爱般的温情让汤春芳无法拒绝。这些年的委屈、心酸，终于有人听她倾诉。从此，这对善良的夫妇像待自己女儿一样对她。夫妇俩有一个与汤春芳同年龄的女儿，有了幸福的家庭，看到她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样。

得知湖山小区的房子即将到期，汤春芳无力续租，杨存国四处给她寻找合适的住处。考虑到费用和养病这两个因素，最后找到了乌岩村深山里的这处房子，房东吕农良也是多年的朋友。

一天时间，老杨夫妇和朋友吴全伟等人，帮她搬了家，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全部备齐。（下转05版）